

孙立 著

远方的落日



远方的落日

孙立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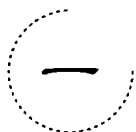
远方的落日 / 孙立著. — 南京 : 江苏文艺出版社,
2012.5
ISBN 978-7-5399-5152-2

I. ①远… II. ①孙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033238 号

书 名	远方的落日
著 者	孙 立
责 任 编 辑	于奎潮 王娱瑶
装 帧 设 计	嫁衣工舍
出 版 发 行	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
集 团 地 址	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, 邮编: 210009
集 团 网 址	http://www.ppm.cn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	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718×1000 毫米 1/16
印 张	26.75
字 数	490 千字
版 次	2012 年 5 月第 1 版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标 准 书 号	ISBN 978-7-5399-5152-2
定 价	32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秋日，雨后的天空湛蓝明净，融融阳光如清溪潺流款款地洒向景色萧瑟的地面。省城宽大的街道上，行人稀少，街道两旁的围墙、大楼的墙壁上写满了大幅标语，高大的梧桐树叶已褪去油绿的光泽，不时地有黄叶飘曳而下。满地的纸屑、枯黄的落叶被风扬起，汇成混浊的“沙沙”声响。公共汽车发出沉闷的轰鸣声，缓慢地朝前移动，车身上，也被涂抹了大小不一的黑字。下午时分，这座省会城市异常平静，人们似乎都陷入了昏睡之中。但从地上、满墙的残迹中，可以想象得出，这个城市曾经掀起过狂热，那一张张兴奋得变了形的脸庞，无数双不停挥舞的手臂，此起彼伏、震耳欲聋的呼喊，使这座城市沸腾得如同一锅热粥。眼前的沉寂，也只是暂时的休止，或许不久会有更猛烈的风暴降临。这时，一辆凸头的解放牌卡车带着一阵风疾驶而来，在穿过古老的城墙门洞时，车身剧烈地颠簸了几下，车厢发出“哐啷哐啷”的响声。车子没减速，径直朝远方驶去。

在卡车的后车厢内，一位年轻人仰靠在车厢板上，明澈的双眼不时地瞥向路的两旁。林强，十五六岁，圆圆的脸庞，短短的头发又黑又硬，像板刷似的朝上竖着。他眼睛不大，黑亮的眼眸里时时隐现出一丝希冀，一股渴望，长长的眉毛细密而松软。偌大的车厢内空空荡荡，只有他和小小的行李卷占据了一个角落。车子在崎岖不平的石子路上颠簸，整个车厢不停地抖动，不时发出断裂般的声响。迎面的疾风呼呼地吹着，好在风不是很凉，并没有减低衣着单薄的林强观赏两边景色的兴致。

说起来，这还是林强第一次出远门。长这么大，他还从未走出过省城那标志着城乡分界的城门。至于说乡村的风貌，也只是在纪录片里偶然看到。

大串联那阵，林强还在上小学，出去串联没他的份儿。看着上中学的大哥哥、大姐姐像放飞的鸽子纷纷出巢，他心里痒痒的。那些在国内兜了一圈返回的人们，说到外面的景致，尤其是有人说到接受毛主席检阅的场景，更是让林强羡慕得两眼发直。他真懊恼，自己没早出生几年，耽误了如此好的机会。此时，看着远处不住地向后移动的村庄，林强心里禁不住涌动起一股莫名的兴奋，原先在都市里憋闷了许久的心胸一下子敞开了不少。那些村庄犹如棋盘上的棋子，散落在远远近近的大地上。破旧的草屋、缭绕的炊烟、丛丛的树林，在林强眼里都充满了新奇。风是清凉清凉的，深深呼吸竟然感到如饮甘泉，是那么的适意。不时

地有几只小鸟追逐着车子，在天空忽上忽下，发出清脆的鸣叫。

不知不觉，林强觉得颈脖子发酸、僵硬，眼睛发涩。他知道观赏的时间过长了，便缓缓地收回了目光，腰杆子也松弛了下来，两手轻轻地耷放在膝盖头上，目光怔怔地看着车厢内。太阳已经西斜，“呼呼”的路风仍在不住地吹打着破旧的厢板。坐在背风的地方，暖暖的阳光柔和地洒在身上，那份感觉如同幼时躺在母亲怀里一般。渐渐地，林强有点发困，眼皮子不自主地闭拢，以前的生活片段竟是那么清晰地浮现出来。

告别省城，没有如海洋般的红旗，没有震天的锣鼓声，没有如潮的人流。虽然这一切林强并不意外，但心里多少还是有一点失落。以前知青下放，他也去看了几次，那种场面真是热闹壮观。长龙似的车队一辆接着一辆，看不到终尾，车上扎着红花，红旗飘扬，马路两边站满了人。车辆开动时，就听见锣鼓喧天，口号阵阵。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……”“坚决响应毛主席的号召，扎根农村干革命！”“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！”那一句句发自肺腑的语言，一下子将人们的情绪调动到了高潮。车上的人，有男有女，年纪都在十七八岁上下，一个个脸膛红润，神采飞扬。有许多人头戴军帽，腰上扎着皮带，手里不停地挥动着红宝书。林强没有跟着别人挥舞手臂，呼喊口号，只是好奇又有点惶恐地看着周围发生的一切。游行的活动也经历了不少次，这是很令人激奋的场面。但他也隐约地感觉到，眼前这种场面和以前所见过的游行活动不一样，看着一张张充满了青春气息的脸庞，恍然觉得这些人很快就如空中浮云，一下子飘逝到很远的地方。他也细心地发现，有人脸上分明挂着泪水，脸部轮廓也扭曲得变了形，真不知是兴奋还是悲伤。尽管这样想，这一念头也只是在林强的心里暂驻片刻，很快就被眼前的声浪冲刷殆尽。他的胸口和着鞭炮声、呐喊声“怦怦”直跳，浑身热流涌动不息。

当林强正式向老师提出要求下放时，犹如一颗炸弹在校园里炸响，引起了一阵不小的骚动。学校的黑板报上立刻刊出了这则消息。连着几天，校黑板报、广播站每天播报的文章大都是有关林强的，众口一词地支持林强的这一革命行动。林强，在许多人心目中，成了响应党的号召的英雄。班上有几个同学很后悔自己没先站出来表态，也有人私下里议论这小子是不是要出风头。但话是这么说，却没有一个人不佩服林强的勇气的。是啊，有谁能弄清楚，农村，那个遥远的地方，人们究竟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？十五六岁时，有多少人有胆量离开家庭，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呢？

那天，林强放学回家，吴燕在后面叫住了他。在班上，林强和吴燕到底不是一般关系。两人从小在一个院子里长大，上学时又一直在一个班，差不多每天都碰面，作业也在一起做，有时是在吴燕家，有时是在林强家。今天林强一回首，见是吴燕，心头不由得一沉，他已经好久没和吴燕说话了。是什么原因，他自己

也说不清。

可能是一场运动，竟使他和她或许也是两家之间拉开了很大的距离。而这一切，似乎都是由双方父亲造成的。运动一开始，林强的父亲即被揪了出来，定的罪名可真不少：反动学术权威，“四类分子”的后代，虽未定现行反革命分子但有反革命言行。甚至有人说他戴着金丝边细框眼镜，一双眼珠滴溜乱转，脸上总是一副神秘莫测的样子，说不准是给台湾做事的特务。那些日子，大字报，小字报，大标语，将林强家里家外都贴满了，进屋时都要低下头，否则就要碰到挂在门框上的标语。几乎在一夜间，林强的父亲就变成面目可憎、心怀鬼胎的恶魔。林强心里明白，父亲并没有人们所说的那么坏。其实，林强和父亲的关系也不好。父亲平时不太过问家里的事，别说和孩子，就是和林强妈也很少说话。一回到家，就将自己关在小屋里。家里房子本来就很紧，只有两个住人的房间，父亲偏要占一间为书房，家里其他人都挤在一个屋子里。有一阵子家里还请了个保姆，搞得一间屋里搁满了床，连走路都磕磕碰碰的。林强妈也提过几次，要林强搬到书房去，可被父亲一顿训斥，说话的口气，那是个神圣的地方，谁也不能进去，更不要说动里面的东西。林强的妈，家在苏州，本是大户人家出身。林强的外公解放前也做过教育局局长。他们家在苏州有一所院子，院里有水塘、假山，十多间飞檐翘角大瓦房。林强妈受过良好教育，家里专门请了教师，绘画、弹琴都学过，后来，一直上到了大学。解放后，林强的外公一人跑到了台湾，从此杳无音信。林强妈在中学里教书，工作还挺出色，也曾有过提拔当校领导的希望。可一政审，说有复杂的海外关系，只好作罢。林强妈并不漂亮，个头不高，肤色白净，戴着一副白边玳瑁眼镜，身材微微有些发胖。她平时不多说话，处理事情却有条不紊。家里虽说拥挤，但每样家具都摆放到位，各安其所。自和林强父亲结婚后，就再也没见过她弹琴、绘画，那样，很容易被别人看成是小资产阶级情调。她和林强父亲也谈不到一块去。林强爸爸是学建筑设计的，平时头脑里考虑的都是制图、数字符号。林强妈妈是教语文的，空下来就喜欢看看小说。年轻时，还发表过诗歌。有了孩子以后，也就不动笔了。面对这场政治风波，林强妈并没慌张，她明白越是关键的时候越是要能忍耐，在中国有很多事，都是闹腾一阵也就过去了。她遭人白眼，被人唾骂，并没有想不开。她担心的是林强的父亲。林强父亲脾气倔，性子直，可能跟做学问有关，做事也极严谨，容不得半点差错。有一次被戴高帽游街，回到家气得饭都没吃，一人关在小屋里，任别人怎么敲门都不开。对林强要求下放这一举动，林强妈一开始也觉得十分突然，小小年纪怎么会有如此想法。后来转而一想，与其在这一恶劣的环境中成长，倒不如换个地方试试。再说看趋势初中毕业后还是要下去，也就答应了。说实话，林强在家里最佩服的就是母亲，他并不满意父亲那整天一副深沉严肃的模样。父亲除



了做学问，其他做什么都不行。别看他在家指手画脚，可要他烧个饭，炒个菜，根本就没门儿。母亲头脑清晰，做事利索，是个干实事的人。要不是时运不顺，家庭拖累，母亲干得不会比父亲差。

与林强家目前处于内外交困境况不一样，吴燕父亲近时风光得很。吴燕父亲家几代都是工人出身，政治上干干净净。她父亲当过兵，在部队里入了党，以后分到学校保卫科，当上了副科长。运动一开始，他就旗帜鲜明地站到了学生一边，是教职工里第一个贴大字报批判走资派的。学生组织头目将吴燕父亲看作是领路人，有什么事都找他商量。以后，学校成立了革委会，吴燕父亲也当上了副主任。那阵子，每逢学校开会，吴燕她爸都坐在主席台上。有时，对着台下几千人，他也能慷慨激昂地作几个小时报告。开始，吴燕挺为父亲自豪的。在她心目中，父亲是个英雄人物，原先在一起玩的小朋友对吴燕的态度也和以前不一样。之后，吴燕心里也会掠过一丝不安。她发现林强的父亲站在了自己父亲的对立面。平时和林强照面时，想着林强父亲站在台上被批斗的痛苦相，再看林强一脸冷漠，心里也很不痛快。这样，每当她快乐时，只要一看到林强，立刻就收敛起脸上的笑容。以前在小学，她就对林强怀有一种莫名的崇拜感。她感到，林强虽生就一副娃娃脸，但浑身上下散发出一股大男孩特有的阳刚气息。平时，林强说话、办事，都要显得比同龄人有主见，懂的知识多，言谈也没有废话。他就像一个大哥哥，处处都知道呵护你，关心你。可这场运动，一下子在两人之间设置了厚厚的一堵墙，有一年多未在一起说心里话了。这次，林强提出要下放，如同棒击到吴燕敏感的神经。她怅然若失，整天心里就像丢失了一件珍贵的东西。她有些害怕，害怕林强就此从眼前消失。而且，这一消失如断了线的风筝，再次相会则遥遥无期。就是因为这，今日放学，她有意识地跟着林强走出校门，鼓足了勇气招呼林强。

林强见是吴燕，甚为意外，他已记不清两人上次交谈是在何时何地。此刻，他像是见到了一个陌生人，目光直直、冷冷地望着，停了半晌才吐出几个字：“有什么事？”

吴燕看出林强心里的不快，不过也顾不了许多。她知道在路上也不能谈得太久，要是让别的同学见到，肯定第二天要在班上说闲话的。班里的同学男女界限分得很清，除了寥寥几个，男女同学相互间是不啰嗦的，更别说单独在一起说话。“林强，你决定要走了吗？”

林强点点头，但不明白吴燕关心这事干啥。

“非走不可吗？”吴燕询问的语气很急切，几乎是逼着林强立刻回答。

“嗯。”林强在鼻腔里应了一声。他很奇怪，这还有什么可说的，学校都闹成这样，还能不走吗？

“林强，你想好了吗，你这么小下去能适应吗？”吴燕目光焦虑地望着林强说。

“适应？有什么不适应的。”林强想吴燕的问话很可笑，照她的说法，自己还不成熟，很幼稚了。

“我是说，人家都是集体下去，你一人下去，又没人照顾，自己要生活，劳动，时间长了怕吃不消。”吴燕说。

“照顾？我要什么人照顾？”林强有点不耐烦地说。说真的，要不是曾有过美好的交往，林强再也不会多说，转身离去。

吴燕倒没注意到林强的情绪变化，她还不愿放弃自己的希望。“林强，你干吗要现在一人下去，很快初中就毕业了，同学们一块下去不好一点吗？”

“我决定的事，就不会改变，这没有什么商量的余地。”林强说话的语气，已经十分明显地表现出不想再谈下去的意思。近来，这件事已传得沸反盈天，他心里也够烦的了。他本来以为，提出申请，学校批准，自己悄悄离开也就算了。没想到，学校会如此重视，折腾了一两个月还没让走，这让林强窝火透顶。

“林强，你——”吴燕语气哽咽，眼眶里已是泪花闪烁。她没再说什么，紧抿嘴唇，扭过头，一路小跑走开了。

事情过后，林强也挺歉疚的。他明白吴燕的关心是真诚的，自己的态度有点过分。想想家里这段时间倒霉事不少，心里对吴燕父亲有一种说不出缘由的敌视。他总觉得，父亲的倒霉和吴燕的父亲多少有点关系，但也没有怪罪吴燕。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他从心底就认为女人成不了大事，也坏不到哪儿去。女人的心是软弱的、善良的，许多坏事都是男人干的，责任也应由男人来承担。但是，他现在又无法接受吴燕带有怜悯的同情。林强知道，学校里只有吴燕对自己的处境最了解，在他们居住的大院里也只有他俩上这所学校。吴燕在同学之间并没有传播自己家里的不愉快事，或许老师了解些。有些一个小学毕业的同学对林强还是挺尊重的，他们曾经对林强未能当上班干部愤愤不平。就凭这，林强对吴燕还是存有感激之情的。其实，林强贸然要求下放，除了家境不顺，还有苦衷。上小学时，他曾经患过急性肝炎，在家休学一年。以后再回到学校，就等于是留了一级，在班上他的年龄总是最大的，一般要大一岁，这让他有很严重的自卑。到了中学，他总有一种和别的同学格格不入的感觉。想想迟早是要下放，还不如早点去，他也没多考虑就向老师提出了自己的想法。没想到，这事会闹得如此轰动。

“嘻！”林强轻轻地叹了口气，闭目沉思已久，头脑昏沉沉的。他身上有点发冷，微微地抖了一下，睁开了眼睛。落日已挂在了西边的高山峰巅，光线昏暗了许多，西边的天际还能看见一颗星星闪着纯白的亮光。林强惊奇地发现，横



亘在远方的是连绵起伏、高低不一的山峰。看着渐渐走近的群山，林强的心跳逐渐加快，心情也愉快了许多，刚才零乱的回忆也如日出云散般消失殆尽了。小时候就从书本中了解到中国的大、小兴安岭，他向往那种原始森林的生活，喜欢动物，喜欢植物，更喜欢空旷原始的世界。而现在，这个世界似乎越来越近了，自己很有可能就要生活在其中，可惜身边没人，否则他一定要放声大笑，挥手欢呼。此刻，他又恢复了精神，腰杆挺得直直的，伸长颈脖，饶有兴味地看着车厢外不断移动的景致。

奔波了一下午，像要散架的卡车终于停了下来。天色完全黑了，远处黑咕隆咚的山峰也消失在黑暗之中。夜色中，只能看见点点灯火忽隐忽现。林强在车上站了起来，借着一盏路灯微弱的亮光，看见路旁有一排错落凌乱又低矮破旧的房屋，这好像是一个小镇。司机在车下招呼林强下车，随后便走进一间亮着灯火的小屋。待林强从车上将行李提下来，司机跟一人从屋里走了出来。

“喂，小林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是东亭大队的胡书记，他是来接你的。”

司机话音刚落，那位叫胡书记的已迎了上来。他伸出双手紧紧地抓住林强的手，不停地摇晃着，连声说道：“欢迎，欢迎你啊，欢迎毛主席派来的好青年。”

大队书记？林强不由得一怔，这在他印象中可是个不小的官。不过，这位胡书记个头小小的，脸看不清，身子很敦实。林强也没顾得多想，他被胡书记的一番热忱弄得有点不知所措，心慌意乱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谢谢，我——我是来接受再教育的。”

这时，司机在一边轻声地对书记嘀咕说，他的任务已完成，林强就托付给胡书记了。胡书记说，你放心走吧，我们会安顿好的。

司机上了车，向林强挥挥手，也没再说什么，开车走了。车轮启动的一刹那，林强突然有一种异样的感觉：自己恰似站在悬崖边，脚下是万丈深渊，有一种孤立无援的恐惧感，又像是一种未曾体验过的孤独感。在车上，虽说也已离开省城老远，但他还有一种依赖，好像还未脱离城市的呵护。而现在，他才真切地感受到省城已离自己远去，自己确实要面对新的人群，过一种新的生活。可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生活呢？

胡书记吩咐着周围的几个人，其中有一个中年人，胡书记说那人是林强要去的生产队的贫协主席，姓钱。胡书记说，小林同志，你就跟钱主席他们去，放心，队里已经安排好了。说完，钱主席就领着林强上路了。

黑夜，那真是乡村的黑夜，除了天上闪着几颗暗淡的星光，四周漆黑一片，仿佛倒扣在一口铁锅里，让人怀疑视觉是否出了问题。那样的黑而无声，偶尔会有些微而又无以名状的声响，倏而出现，倏而消失，使人忽惊忽乍。钱主席在前面提着一盏罩着玻璃闪着昏暗光亮的马灯，边走边不时回过头提醒林强注意脚下

的坎子和水沟。钱主席说：“乡下人走夜路走惯了，没灯也能走。你们城里人，怕是走不习惯。”

林强没答话，跟着提灯人默默地走着。大行李都由一同来的人背着，林强手里提着一网袋，里面装了脸盆、水瓶等杂物。马灯烧的是煤油，罩子里的灯光随着走路人的脚步扑闪扑闪的。乡下的路坑坑洼洼，凹凸不平，稍不留神，就会扭了脚脖子。林强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微弱灯光照亮的一小块路面，眼皮子眨都不敢眨动一下。即便这样，还时不时脚下踏空，或被石块磕碰一下，好在还没扭了脚。钱主席也没多话，几个人就这样默不出声地走了约有半个时辰。

“到了。”钱主席的一句话，终于打破了让人难耐的沉闷气氛，也让林强心头松了一口气。他抬头朝前打量，开始时看见的仍是黑糊糊的一片，渐渐地辨清确实有一巨大的黑影像巨兽一般横卧在前方。再走近一些，黑影中陡地响起了几声尖利的狗吠，随即狗吠声响成了一片。林强乍一听到，浑身一颤，汗毛都竖了起来。他仿佛看到，有一张张大嘴，吐着血红的长舌，要将自己吞噬。

“没事，狗不会咬人的。”走在前面的钱主席察觉到林强的异常，轻声地宽慰道。

林强听了，心里踏实了许多。尽管狗吠声在两边不断，也不时能见到狗跃动的身影，但人们行走的速度并没有受到影响。进了村，没见到一处灯光，更没见到个人影。钱主席边走边嘀咕道：“怎么都没派个人来接一下，工作是怎么做的？”林强也搞不清是怎么回事，只能猜测时间不早，可能人们已入睡。走过一片开阔地，前方不远处亮着灯光，还能见到晃动的人影。钱主席径直朝那方向走去，这时有人在叫嚷：“来了，来了。”

待走近，林强才发现，灯光是从一间小屋里照射出来的。随着叫喊声，小屋里一下子涌出了一大群人，着实让他吃了一惊。过来的人，七手八脚地将行李、拎兜全抢了过去，前呼后拥，林强被拥进了屋。屋子中间搁了一张四方桌，桌上放着一盏煤油灯，灯火犹如一片花瓣，稳稳地、轻微地跳动。旁边有人要林强坐下，就听到周围你一句我一句地像是开了锅。人们讲的都是地方话，好在说话口音跟林强母亲还有点相似。林强母亲在家说话也夹带一些吴方言，听多了，也能听出些意思。看着人们说着笑着，林强涨红了脸，一句话也说不出口。

闹腾了一阵，人们的说话声渐渐地平息下来。站在林强对面的一位妇女，四十岁上下，中等个，微胖，五官倒也挺端正。她目光直直地望着林强，挺吃力地学着普通话说：“晚饭吃了没？”

林强摇摇头。

那妇女说：“饿坏了吧，我赶紧回家做碗饭送来。”

“别，汪队长，你待着，我去做。”说话的是一个年轻小伙，看样子二十左



右，中等个，圆脑袋，小平头，身体很壮实。那人说完，掉转身出了门。

此时，林强原先紧张、兴奋的心情也平息了下来。他看清小小的屋内挤满了人，门口处也不断变换着面孔，也许门外的人也不少。灯光照射的空间有限，大部分面孔隐现在黑色之中，看不清楚，不过，也能看出男女老少都有。坐在屋子中间，被四周的目光包围，林强怪不自在的。他觉得自己犹如是动物园内那被关在笼中给人们观赏的动物。

“你叫什么？”汪队长问道。

“林强。”

“林强，哈哈，”汪队长笑着说，“林队长，是你的本家啊。”

“噯，巧了。”被叫作林队长的摆摆手，不冷不热地说，“乡下人，可不敢和城里人攀本家。”

林强留神打量了一下坐在门口的林队长。那人四十多岁，面孔清瘦，下巴尖尖，颧骨凸出。他说完话，就闷头抽起呛人的旱烟。

“噯，小林，你今年多大了？”今晚汪队长的话特多，她俨然成了社员的代表，专门由她来和林强对话。

“十六。”实际上林强还未到十六足岁，他不愿被别人看得太小，有意说大了一些。

“十六？”周围响起了一片惊叹声。人们都睁大了眼睛，相互望着，露出一副不敢相信的神情。

林强从杂乱的说笑声中，明白是自己一米八〇的个子让人们吃惊不小。

正在这时，从门外冲进来一个人。那人走得很急，进来时带起了一阵风，煤油灯的灯芯“扑扑”地跳动了几下。

“我来看看，那伢长得啥样？”那人大声地嚷道。来人约有三十多岁，长方形有棱有角的脸庞，额头上有几路明显的波浪纹。他脸色发黑，牙齿微微外暴，面相并不中看。林强注意到，那人眼睛不大，但目光灼亮，很有男人气质。

“小林，这是我们队的史队长。”汪队长看出了林强的疑惑，忙介绍道。

那被叫作史队长的人，也看清了林强的模样。他点了点头，显示出一副很在行的样子，说：“看上去，是块好料，能当个好劳力使。”

虽说这一评价在农村人看来还是蛮高的，可林强还是感觉自己又是被当作一头牲畜来看了。长这么大，他一直不习惯、也不喜好自己被别人随意见论，即便是善意的也罢。

“也未必，”边上的林队长插话道。他磕了磕烟锅里的烟灰，不紧不慢地说，“城里伢身子板嫩着呢，哪能像乡下伢那般好使。”

“噯，”史队长拖长了语气，颇有些不赞同地摇摇头说，“人家有文化，好好捧

打一下，会是块好料。小林，你今年多大了？”

“十六。”还没等林强说话，汪队长抢着回答。

“十六？年纪也小了点。这么小年纪，你爹妈咋舍得让你下来。”史队长说完，微微皱起了眉头，随后又说，“不简单，这么小年纪就出来闯荡，真有胆量。”

史队长坐了下来。他目光朝四周扫了一眼，说：“钱主席，你坐边上干吗，过来，朝中间靠靠。”

那被叫作钱主席的自打进屋，就闪到了一边。他缩着身子，微微地弓着背，有点不情愿地慢慢地挪到了灯光下。此时，林强看清了那人面容，五十岁左右，瘦长脸，下巴一圈黑白相间的短胡须，眼角边皱纹很深。史队长将那人扯到灯光下，说：“小林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队的贫协主席。”

“钱主席。”林强站了起来，毕恭毕敬地称呼了一声。他知道，贫协主席，肯定是由出身红、思想好的人担任的。

“你坐，你坐。”钱主席连连点头，嘴角不自在地抽动了几下，也算是笑了笑。

“钱会计来了吗？”史队长边朝四下里瞅着边嚷道。

“没来，他今天到粮管所去结账，可能要开夜工，还没回来。”汪队长说。

“这位是林队长，这位是汪队长。”史队长指着两人说，随后他又问，“喂，史排长呢？”

“史排长去给小林做饭去了，可能快回来了。”

听汪队长一说，林强才知道刚才出去的小伙子是民兵排长。

“噢，是这样，小林同志现在还没吃饭，饿坏了吧？”史队长关切地问。

“哦，还好，不饿。”林强说的是实话。刚下车，走在乡间小道上，肚子饿得直叫唤，现在可能是饿过头了，反倒没一点饥饿感。

“再等等，史排长就会送饭来。”史队长吩咐停当，便挺直了腰，正了正身体，两手撑在桌面上，颇为认真地说，“好，社员同志们，我们今天也算是开个欢迎会。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，知识青年到农村去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，很有必要。小林同志，我代表队干部、全体社员向你表示衷心地欢迎。”

说完，他带头鼓起掌来，四周也响起稀稀拉拉的掌声。林强想站起来，点点头，表示一下。他屁股还没离凳，史队长又说话了：“哦，小林，你是响应毛主席号召的好青年，我们应该照顾好、安排好你的生活，希望你能把我们这里当作自己的家。对，我简单介绍一下情况。我们队人口不多，也就百十号人，真正能下田的有六十多人。有一百八十多亩水田，四十多亩旱地。队里底子薄，生活条件在全大队也只能算中下游。前两年队里收成还好，每年大约有一半人家可分红。你来得不巧，今年遇上了水涝，晚稻长得不太好。不过，你放心，我们只要在毛主席、党中央正确领导下，抓革命、促生产，以后生活会像芝麻开花节节高，一



年更比一年好。你来了，我们村里也多了一个识字的。我相信，你会为我们队贡献自己的力量。我们队现在条件比较差，这屋子过去是养牛的，队里暂时没有空房子，你先将就住下，以后等条件好了再改善。毛主席不是说过，年轻人要在大风大浪里锻炼，要经风雨，见世面，不要做温室里的花朵。我想，艰苦的生活对你也是很好的锻炼机会。”

正在这时，史排长双手捧着一个大碗，从门外走了进来。他将大碗放在桌上，拿掉搁在上面的木盖，一股热气弥漫在空间。史队长站了起来，大声地说：“好了，大伙儿也好回去了，明天一大早还要上工。小林同志，你赶紧吃饭，在路上累了一天，也早点休息。”

“队长，”林强也站了起来，他觉得应该表示一下，就说，“队长，明天我要不要上工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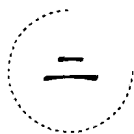
“算了，”队长一脸微笑地说，“你别忙，好好收拾行李，把家里整理好，再谈上工的事。”

人群一下子散开了，屋内变得空空荡荡，无声无息。林强坐在桌边，两眼盯着冒着热气的大碗。碗很大，城里人家还见不到这么大的蓝花瓷碗。碗里是山芋粥，粥很稠，里面还露出黄灿灿的山芋块，粥面上放了一小团咸菜。闻着粥香，看着周围还颇为陌生的摆设，林强禁不住“扑哧”笑出声来。“农民，从今天起我就是农民了。”林强嘴里念念有词，还真没搞懂，这一角色转变意味着什么。

山芋粥挺好吃，山芋块甜兮兮的，米也很香，农村的米比城里的糙米好吃多了。吃着香甜的粥，有没有小菜也无妨，一大碗稀粥很快就扒拉干净，林强意犹未尽地抹了抹嘴唇。吃完了，他想时辰不早，该收拾床铺了。心里这么想，人却坐着没动，而是仔细地巡视着这可谓是新居的屋子。房间倒也不小，恐怕有十四五个平方，几样东西一放，也就没啥空间了。房子也算是两间，中间凌空有一弯曲、细长的木头三角支架，支架颜色发黑，可能是被烟熏的。地面上撒了一层白色的石灰。内屋搁了一张竹片床，对门的墙角砌了一口大灶台，灶台上置了两口大铁锅。灶台砌得还挺讲究，外口边沿砌成弧形，灶壁上做了几个空当，可放盐罐、酱油瓶。直通向屋顶的烟囱管道上，还雕刻了个挺规则的五角星。最显眼的，是灶台上搁了个大葫芦瓢，那是半个葫芦做的，瓢身刷了好几遍桐油，金黄金黄的。灶台边还放置了一口小水缸，是盛水用的。除了这些，就是一张方桌，两张长凳。这样一个屋子，怎么说呢，也说不清是否简陋，好歹也算是属于自己的家了。

夜深了，林强躺在床上，久久不想入睡。屋内弥漫着石灰的气味，还掺和着牛粪的臊臭味。刚才人多没觉得，现在心定下来，气味还挺重，呛得林强的鼻腔一阵阵发酸。煤油灯灯芯“扑扑”地跳动，发出轻微的响声，看着扁圆荸荠形的油瓶里的油快见底，林强吹熄了灯。灯一熄灭，房间里沉入黑暗。四下里好静，

听不见一点声音。灯开着，人的感觉器官还不是很灵敏，现在黑糊糊的，什么也看不见，林强就十分留意周围的动静了。听不见人声，也听不见风声，让人怀疑这世界是否还有生命存在。他甚至想到，躺在坟墓里的感觉也不过如此吧。以前，林强睡觉时，一听到嘈杂声，如婴儿的啼哭声，邻居的吵闹声，再就是汽车或火车的汽笛声，他就嫌烦，心里要咒骂几句，在床上折腾好久才能睡着。今天如此的静，静得出奇，竟也无法入睡。史队长，林队长，汪队长，钱主席，史排长，胡书记，这一张张初识的面容，流露出的表情各不相同。他对史队长、汪队长印象较好，史队长为人爽快，做事显得很干练。汪队长热情大方，人也中看，虽穿着朴实，浑身上下却散发出浓郁的女性的气息。而林队长就让人捉摸不透了，刀把脸，有棱有角，微微凹陷的眼窝，一双黑眼珠闪着幽幽的光，那双目光时时刻刻都在注视着自己的一举一动。以前林强也碰见过类似的目光，那是学校的工宣队长。那人是个老工人，和林队长年龄相仿，也是四十多岁，个头不高，但他的那双眼睛和林队长极像。工宣队长和林强谈过几次话，每次谈话，林强都会感到工宣队长看人的模样实在是让人不舒服。他目光冷漠，脸上常会露出一丝鄙视、嘲笑的神色。林强清晰地记得，有一天，工宣队长语重心长地说：“林强，你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，只要思想改造彻底，与家人划清界限，革命队伍是不会不欢迎你的。”当时林强听了，一种前所未有的屈辱感涌上心头。工宣队长说话的意思很明确，无非要林强背叛家庭，造自己父亲的反。林强一言未发，只是使劲咬紧嘴唇，泪水才未涌出眼眶。以后，工宣队长那张脸就像用刀子刻在了脑海里，无论岁月怎么抹擦，都是那么清晰。今天见到林队长，林强又想起了工宣队长，隐隐地有一丝凉意漫过了全身，他禁不住裹紧了被子。



翌日清晨，东方泛起了乳白色，灰褐色的云块如水墨般地横亘在地平线上。深窈微白的天空，还残留着几颗星星。辽阔的田野里，淡淡的白雾轻悠悠地飘动，远处的村庄忽隐忽现。一大早，林强就站在了村子东头的一个小土墩上。他昨晚没怎么睡好，许久才进入梦乡。几声嘹亮的鸡鸣声将他从睡梦中惊醒，以后就再也没睡着。天蒙蒙亮，他就不再想睡，有一种渴望之情叩击着心房。他想出去，想早点看看竹塘村的村貌，想早点看看人们是怎么劳动的。此刻，村庄里还是静悄悄的，有几处屋顶的烟囱里冒出了缕缕炊烟，偶尔也能听到开门声。空气中弥漫着滋润的、浓郁的青草气味，庄稼的气味。他放眼眺望，大口地呼吸早晨



清新宜人的空气，一种前所未有的兴奋感充溢胸中。他就像一个饥渴的孩子，从周围的空气、树木、水流、土壤中，吸收进匮乏至极的食物。眼下，竹塘村披着晨霭雾纱的身影，如同一个难解的谜团展现在他眼前。

整个村庄自东向西，一长条排列，清一色低矮的茅草屋。家家屋顶上竖着一个不高的烟囱。村里散落着刺槐、杨树，枝干大都碗口粗，只有村头一棵银杏，树影婆娑，枝叶繁茂，看上去有好几十年的树龄。村庄的边缘，有一条水渠环绕而过，渠道里流淌着潺潺的清水。渠埂上，一坨宝塔形的牛粪还在冒着热气。远处，在西边的天际，耸立着一座高山，山峰通体黧黑，尖尖的峰巅像是要刺破天空。村子周围是大片的农田，此时即将是水稻的收割期，黄灿灿的稻穗沾满了露珠，在初升朝阳的照耀下，熠熠闪光。不一会儿，村庄里响起了杂乱的声音，鸡叫狗吠、开门的声响、人们的话语声，原先宁静的村庄充满了生气。

林强兀立良久，看着周围的景色，默默地沉思。正当他有了饥饿感想转身返家时，听见侧面水沟埂上的野蒿丛中响起了轻微的脚步声。脚步声不紧不慢，走得很平稳。这么早，是谁呢？林强站住未动，目光投向野蒿枝叶晃动之处。没隔多久，一个人影摇晃着出现了。待走近，林强渐渐看清了来人的相貌。那人矮小的身材，脸廓清瘦，两颊深深凹陷。他右手臂平托着一把锄头，锄头柄上吊着一个长架的竹篮。竹篮里装的东西分量很重，那人身体微微地朝一边倾斜。以后林强知道，那叫秧篮，主要是装稻秧的，也用来挑肥。那人见了林强，先是一愣，然后慢慢停住了脚步，目光上下溜了几下，随即问道：“你，你是新来的城里伢？”

林强点点头。他很好奇，便问：“大伯，你一大早就出来，干啥啊？”

“哦，”那人哈了哈腰，不自在地挤了一下眼睛，吞吞吐吐地说，“我，我嘛，早上出来拾点狗屎。”

噢，是积肥。林强不由得肃然起敬：此人真勤快，一清早就出来干活，看那粪筐，沉甸甸的，装了不少。

“大伯，”林强也不知对方叫啥，只能礼貌地称呼，“天刚刚亮，你也看不见，咋能拾那么多？”

“噢，哈哈——”那人放声地笑了笑说，“用鼻子闻呗。”

是这样，林强明白了些，点点头。他还有点搞不懂，问：“哪来的那么多狗屎？”

“这，说的是狗屎，主要还是从人屁股底下出来的。”那人挺耐心，一点也没有嫌弃林强的无知。

原来如此，林强这才明白拣粪还有那么多的名堂。这时，那人迈动了脚步，边走边说：“我该回去了，马上要出早工。”

林强看着那人渐渐远去的背影，心想，这人也不知叫啥，看样子也挺精明能

干的，肯定是个庄稼好手。林强脑海中浮现出一幅画面：熹光微明，万籁俱静，辽阔的稻田中间，一个身影被迷蒙的晨雾笼罩，忽隐忽现地如仙人般地在迷宫中游荡。

“嘟——”，一声嘹亮的哨声骤然在村中响起，紧接着传来了长长的吼声：“出工了。”

是队长的声音，虽说到现在也只见过一面，林强还是能从口音中听出是史队长的声音。他神经一下子绷紧，一时不知该怎么办，想了想，便快步朝家中赶去。

刚转过村头的拐角，就看见自家的门前有一人正在捣鼓着一堆淤泥。林强很奇怪，忙赶前几步，看清那人是年轻的史排长。史排长卷着衣袖，裸着小手臂，满头冒汗地使劲挥舞手中的钉耙。见林强过来，他停下了手中的活儿，抬起胳膊，抹了一把沾满在额头上的汗珠，说：“一大早，你就出去了，也不多睡会儿？”

“随便看看。”林强边说边走到跟前。

“我来帮你把窗户糊上。”史排长看出了林强目光里的疑惑，解释道，“马上天就要冷了，窗户不糊上，冷风灌进来，晚上睡觉容易着凉。”

“史排长，谢谢您。”林强感动地真想上前拉拉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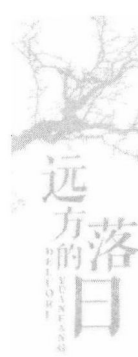
“没事。噢，对了，以后不要叫什么排长的，就叫我建军好了。”说着话，建军一手抓起一团稀泥，一手抬起地上的塑料纸，几下糊弄，就将塑料纸严严实实地贴在窗户四周的土墙上。林强想上前帮忙，但没插上手。

干完事，建军边甩掉手上的污泥，边对林强说：“队长吩咐了，你这两天就不一定上工了，在家好好清理一下。什么时候上工，会通知你的。”

林强点点头，心里涌上了一股热流。他没想到，这儿的人待人会如此好，想得很周到。他不想闲着，恨不得马上就跟社员们一道出工去。

下午，史队长来看林强，见屋内已收拾停当，十分高兴。他一再问有什么困难，有困难尽管提，照顾好知识青年的生活也是党和毛主席交给的任务。林强连连摇头，说不必了，队里安排得很好，自己最大的愿望是早点出工。队长说，如果没啥事，就明天出工。今天晚上要开一个忆苦思甜大会，吃忆苦饭，到时你也参加。

队长走后，林强心里有一种莫名的兴奋，说不清是为什么。以前在城里，学校也组织过学生吃忆苦饭，吃的是豆腐渣。那豆腐渣真不好吃，一点味道也没有，一到嘴里成了碎渣，就像干木屑，实在是无法下咽。林强吃得很慢，用勺子一点点往嘴里扒。吃了半个小时，才吃了一半。好在人多，场面闹哄哄的，尤其是一些女同学不时地发出尖叫声，吸引着人们的目光。林强趁人不注意，用纸将剩下的豆腐渣包成一团，装进了裤兜里。今晚要吃忆苦饭了，林强还有些担心，



要是吃了无法下咽，就麻烦了。这儿比不上学校，别人肯定会注意你，绝对不能偷偷地找个地方丢掉。自己来的第二天队里就召开大会，不知是不是对自己的重视，无论如何也要表现得好一点。

夜晚，晒稻场上点燃了一盏汽灯。灯光白得耀眼，汽灯“滋滋”地发出急促的响声。灯光下，摆放了一张桌子，史队长和几个队委围坐一圈，场子里尽是晃动的人头。林强一走近场边，就被史队长叫住，他要林强坐在前头，紧挨着队干部坐下。林强在城里，大会小会也参加过不少。他对开会不太热衷，每次都是尽量往后坐。坐在后面，心里可以轻松一些，无须顾忌后面的目光。今天坐在最前头，面对黑压压的人群，他能够察觉到众多的目光都落在自己的身上。不过，他心里并不发慌，对眼前场面的好奇心占了上风。

看看人数到得差不多，史队长亮开了嗓子：“社员同志们，我们今天特地开一个忆苦思甜大会，就是要牢记旧社会劳动人民所吃的苦，所受的罪，感谢共产党给我们带来的幸福生活，不忘毛主席的恩情。在这之前，我们还要揭批‘四类分子’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滔天罪行。”

说到这，史队长有意停顿了一下话语，目光朝四周扫视了一圈。而此时，场下有不少人在交头接耳，说到兴头上，还发出很大的哄笑声。等说话的声音渐渐地平息下来，史队长又扯高了嗓门，大声地说道：“毛主席教导我们，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。解放前，中国人民深受帝国主义、封建主义、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，劳动人民吃不饱，穿不暖，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。解放后，我们翻身当家做了主人，消灭了人剥削人的罪恶制度，广大贫下中农扬眉吐气。但是，我们不能放松革命警惕，要知道阶级敌人还在时时刻刻妄想复辟资本主义，想要反攻倒算。因而，他们是不甘心失败，还在不断地破坏，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。我们说，要想让我们贫下中农再吃二遍苦，再受二茬罪，我们一千个不答应，一万个不答应。我们要以阶级斗争为纲，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，坚决反击阶级敌人的一切破坏活动。不达目的，誓不罢休。”

林强看着史队长一脸严肃相，目光里闪烁出灼人的光芒，说话声调铿锵有力，语言连贯，不禁暗暗敬佩：史队长还真有水平，说话很有煽动性。

突然，史队长手一挥，大声吼道：“将阶级敌人押上来。”

可说是一点防备都没有，林强被激得浑身一颤，倒吸了一口凉气：谁是阶级敌人？他睁大眼睛，目光扫视了一下四周，就见从会场后排，史排长等人推着两个人跌跌撞撞地走了进来。待那两人站在了会场中央，林强这才看清了他们的面容。这是两个男人，一个看上去年纪不小，怕有五十多岁，中等个，四方脸，脸上光光的，见不到皱纹。此时，他耷拉着脑袋，两手垂挂，脸上毫无表情，神态倒也不显得慌张。另一个男人，四十岁不到，小小的脑袋，个头挺高，人也长得